○ 方建军

论周景王铸钟的无射和大林

摘 要:周景王所铸的"无射",应是一套编钟的名称或代称,而"大林"应是指件数较多的大型编钟。单穆公和伶州鸠均认为,编钟的主要功能乃加强音乐的节奏和律动,因此用不着铸造那么多的编钟。大型编钟发音低沉,余音较长,以致音响互扰,耳所不及。铸大钟与铸大钱,都不利于积聚民财,反而会绝民资而鲜其继,造成民离财匮,世政不和。这就是他们反对铸钟的主要理由。

关键词:周景王;无射;大林;单穆公;伶州鸠

中图分类号:J609.2　　**文献标识码**:A　　**文章编号**:1002-9923(2008)01-0055-02

周景王二十一年(公元前524年)至二十五年(公元前520年),相继发生了周景王铸大钱和铸大钟的历史事件,见于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载:

景王二十一年,将铸大钱。单穆公曰:"不可。"……王弗听,卒铸大钱。

二十三年,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。单穆公曰:"不可。"……王弗听,问之伶州鸠。……王不听,卒铸大钟。

二十四年,钟成,伶人告和。

二十五年,王崩,钟不和。

王将铸无射,问律于伶州鸠。

上引最末一条,句首没有纪年,但所指也是周景王二十三年事。

周景王铸钟事还见于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一年(公元前521年)记载:

二十一年春,天王将铸无射。泠(伶)州鸠曰:"王其以心疾死乎!"

按:鲁昭公二十一年,即周景王二十四年,当年钟已铸成。从铸大钱、铸大钟到周景王去世,历经五年时间。

对于周景王铸钟所涉及的"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",向来有不同解释,以致异说纷呈。近二十多年来,这一问题不断受到学者关注,如吉联抗[①]、马承源[②]、牛龙菲[③]、郑荣达[④]、秦序[⑤]、李浩[⑥]、王洪军[⑦]等先生,都有相关论作发表。今在诸家研究基础上,重新绎读文献,提出一些陋见,向大家请教。

我认为,"无射"应是一套编钟的名称或代称。

据《左传》定公四年(公元前506年)记载,周初大分封时,分给康叔和唐叔有"大吕"和"沽(姑)洗":

昔武王克商,成王定之……分康叔以大路、少帛……大吕……分唐叔以大路、密须之鼓、阙巩、沽洗。

大吕和姑洗,杜预《注》云:"钟名"。显然,康、唐二叔受封的物品,应是以律名为代称的编钟。

1979年,陕西扶风南阳豹子沟出土西周晚期宣王时期的南宫乎钟一件[⑧],其甬部有铭文16字,兹依原行款用今字写出:

司
徒南宫
乎作大林协钟,兹
名曰无射
钟。

本铭"兹名曰无射钟",或释读为"兹钟名曰无射",不妥。以前我也未能细审,今看其铭文,为自右往左竖写,句首"司"字单排,最末的"钟"字也转行单排,二字对称位于甬端两侧,故应将"钟"字置于铭文句末为是。

南宫乎钟的形制和纹饰,为西周晚期八件组合的编钟所习见。这时期铭文字数较多的编钟,一般是大钟单件成一全铭,小钟若干件合铸全铭。南宫乎钟除甬部铭文外,在钲间和

收稿日期:2007-05-11

作者简介:方建军(1962-),男,哲学博士,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、教授。

左鼓另有记事铭文,但缺少篇首和篇尾。由此可知,现存南宫乎钟应属合铸全铭的其中一件。而"兹名曰无射钟",则可理解为全套南宫乎钟定名为无射钟。

用律名为编钟取名,在春秋时期续有所见,如《左传》襄公十九年(公元前554年)云:

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,作林钟而铭鲁功焉。

季武子用获于齐国的铜兵器,用来重新熔铸编钟,以铭记鲁国功勋。这里,"林钟"应为钟名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西周中期的鲜钟,其自名即称"林钟"[2]。

上举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,其中有两条仅简称"王将铸无射",但却省略了"为之大林",可见"铸无射"就是铸造名为无射的编钟。

从上可见,两周时期,确曾存在用律名为编钟命名的例子。由此也可推知,周王室使用的律名,应与编钟关系密切。编钟用不同的律名命名当非随意所为,而应有特定的涵义。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,以某律命名的编钟,可能是以某律为宫的一套编钟,但是否确实如此,尚待今后的发现和研究。

过去我曾撰文,认为西周时期出现的律名,可以用作钟的代称,并指出"十二律名的构成包含了周文化的因素,对十二律名的'寻根',当推溯至西周时期。"[3]。现在看来,在解释"王将铸无射"时,它尚可聊备一说。

接下来讨论"大林"。我认为,"大林"应是指件数较多的大型编钟。

西周编钟,其自名"钟"的前面,通常冠有林、大、宝、协、和诸字,用来修饰"钟"。与"林"字搭配的,有大林钟、大林和钟、大林协钟、宝林钟、和林钟等[4]。郭沫若先生早已指出,编钟自名的"大林",就是"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"的"大林"[5]。李纯一先生在解释应侯钟自名"大林钟"时,认为"大林钟就是一套件数较多的大编钟"[6]。显然,"大林"并不是律名。

我觉得,对于"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"的全面理解,还需要结合周景王铸钟时的语境。

《周语下》所记周景王铸钟事涉及三个人物:周景王、单穆公、伶州鸠。单穆公是周大夫,伶州鸠乃乐官。周景王铸钟的"大",是单、伶二氏都强调的意思。与铸大钱一样,周景王铸的是"大钟",这点文献已明确指出。

周景王所铸大钱,是面值大的钱币,当时单穆公进谏,以为会绝民资财,引起政乱。周景王不听劝告,"卒铸大钱"。次年,周景王又铸大钟,单穆公反对,他说:"是故先王之制钟,大不出钧,重不过石。"显然,他认为周景王将铸之钟过于大重。对于单穆公的谏言,周王不予采纳,继而又向伶州鸠咨询,伶氏婉言相谏,周王仍不为所动,于是,第三年"卒铸大钟"。单穆公因而叹道:"三年之中,而有离民之器二焉,国其危哉!"伶州鸠也叹曰:"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,惧一之废也。"

单穆公反对铸大钱和大钟,是从政治观点出发。不过,从他的言论看,也包含一定的音乐知识。他说:"且夫钟不过以动声,若无射有林,耳弗及也。"这一观点与伶州鸠基本相同。伶氏说:"金石以动之,丝竹以行之。"由此可见,二人都认为编钟主要是用来加强乐曲的节奏和律动。如果大型的编钟数目过多(即"有林",指成群的编钟),不仅会使民财匮乏,而且会因大型编钟声音低沉,余音较长,造成音响互扰,耳所不及。

对于周王的咨度,伶州鸠的答辞与单穆公有所不同,他首先从音乐角度阐述:

臣闻之,琴瑟尚宫,钟尚羽,石尚角,匏竹利制,大不逾宫,细不过羽。夫宫,音之主也,第以及羽。圣人保乐而爱财,财以备器,乐以殖财,故乐器重者从细,轻者从大。是以金尚羽,石尚角,瓦丝尚宫,匏竹尚议,革木一声。

伶氏认为,钟是"尚羽"的,并且"乐器重者从细",即音要高些。钟乃铜制,自然质重。高音钟形体相对要小,故可减少用铜量。琴瑟质轻,故"轻者从大",发音可以低些,即所谓"尚宫"。伶氏重复阐明"钟尚羽"或"金尚羽",其目的还是反对制作大型的编钟。

接着,伶氏将音乐与政治加以联系,他说:"夫政象乐,乐从和,和从平。"又说:"细大不逾曰平。"也就是说,乐器发音的高低不相逾越,这才是平,才有利于政和。但周王所铸钟"细抑大陵",即高音被低音大钟所掩,形成音响混乱,自然不利于乐和与政平。

《周语下》另有一则记述,是周景王将铸无射,问律于伶州鸠,但伶氏所答专注于乐律,未见反驳之辞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一年所记伶州鸠言论,则主要从音心感应角度,指出铸钟不可过大。他说:

夫乐,天子之职也。夫音,乐之舆也;而钟,音之器也。天子省风以作乐,器以钟之,舆以行之。小者不窕,大者不槬,则和于物。物和则嘉成。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,心亿则乐。窕则不咸,槬则不容,心是以感,感实生疾。今钟槬矣,王心弗堪,其能久乎?

杜预《注》:"槬,横大不人。"周景王所铸钟"槬",说明它一定是大钟。

据我历次对出土两周编钟的音响实测,大型的编钟,击奏时基音不是很清晰,且分音较多,余音较长,演奏起来容易相互干扰。曾侯乙编钟的复制品,曾用来演奏谭盾作品《交响曲1997:天、地、人》。据韩宝强先生所言,在香港演出这一作品的实况录音中,几乎听不到编钟的声音,原因是大型的低音编钟音响过于嘈杂,与管弦乐队的音响极不相融,作曲者不得不让演奏者"虚敲"编钟,以尽量降低噪音成份,来保证总体音响的和谐[14]。可见大型的低音编钟在实际演奏中确实音响不佳。

总括上述,周景王所铸的"无射",应是一套编钟的名称或代称,而"大林"应是指件数较多的大型编钟。单穆公和伶州鸠均认为,编钟的主要功能乃加强音乐的节奏和律动,因此用不着铸造那么多的编钟。大型编钟发音低沉,余音较长,以致音响互扰,耳所不及。铸大钟与铸大钱,都不利于积聚民财,反而会绝民资而鲜其继,造成民离财匮,世政不和。这就是他们反对铸钟的主要理由。

(下转第72页)

不喧闹,不雕琢,不浮艳,幽深雅致,是一种内向含蓄、顺其自然的乐音运动。

结语

可见,"韵"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,它始于音乐,臻于美学,附于佛道音乐亦即中华民族音乐之根柢,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,在文化的浸润下,它不断在发展、完善、丰富自身的意义;其次,它在"万变"中又保持了基本属性的"不变",它始终与音乐相关,始终坚持了偏于"阴柔含蓄"的审美选择,始终与代表中华音乐根基的道佛音乐实践如影相随。正是这些相对不变的特征,构成了它自身得以存在的属性和理由。正因为"韵"的长期积淀和辩证统一的发展,使其得以成为最能体现中国审美特性的基本美学范畴,得以在它身上密切地牵连着中华文化传统基因的诸多方面。对于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范畴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研究它、继承它,从而在进步的、合理的态度中发展它呢?

注 释:

①这种现象也可能是我们调查研究还不够所致。

参考文献:

[1]徐复观.中国艺术精神[M].沈阳:春风文化出版社,1987.147.

[2]徐复观.中国艺术精神[M].沈阳:春风文化出版社,1987.176-178.

[3]敏泽.中国美学思想史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9.520.

[4][5]商务印书馆.词源(四)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76.1625.

[6]成复旺.中国美学范畴辞典[Z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89.162.

[7]成复旺.中国美学范畴辞典[Z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89.167.

[8]钱锺书.管锥篇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4.1353.

[9]孙玄常."气韵"探源[J].美术史论丛刊,1982,(3):98.

[10]叶朗.中国美学史大纲[M].上海:人民出版社,1985.132.

[11]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[Z].北京:人民音乐出版社,1958.98.

[12]蒲亨强.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[M].台湾:文津出版社,1993.234.

[13]蒲亨强.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[M].台湾:文津出版社,1993.235.

[14]蒲亨强.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[M].台湾:文津出版社,1993.236.

[15]蒲亨强.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[M].台湾:文津出版社,1993.239.

[16]道藏第19册[Z].上海: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、文物出版社联合影印版,1988.339.

[17]藏外道书第16卷[Z].四川:巴蜀书社,1992.60.

[18][清]刘献廷.广阳杂记卷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142-146.

(上接第56页)

注 释:

①吉联抗(辑译)《春秋战国音乐史料》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0.

②马承源《商周青铜双音钟》考古学报,1981(1).

③牛龙菲《"王将铸无射,而为之大林"新释》民族民间音乐,1986(2).

④郑荣达《试探先秦双音钟的设计构想》黄钟,1988(4).

⑤秦序《说"有"也不易——"大林"不是"林钟"律名的别称》中国音乐学,1992(3).

⑥李浩《关于"王将铸无射,而为之大林"释义的探讨》中国音乐学,1999(2).

⑦王洪军《〈国语·周语下〉的钟律文献再解读》中国音乐学,2006(4).

参考文献:

[1]罗西章.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[J].考古与文物,1980,(4).

[2]方建军(主编).中国音乐文物大系·陕西卷[M].郑州:大象出版社,1996.86.

[3]方建军.先秦文字所反映的十二律名称[A].地下音乐文本的读解[C].上海: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,2006.144;中央音乐学院学报,1990(4).

[4]方建军.西周甬钟的名称考辨[A].地下音乐文本的读解[C].上海: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,2006.157;音乐探索,1991,(2).

[5]郭沫若.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[M].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58.

[6]李纯一.中原地区西周编钟的组合[A].困知选录[C].上海: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,2004.126;文物天地,1990,(5).

[7]韩宝强.关于"音"的性质的讨论[A].音乐理论:请注明你的有效性[M].上海: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,2004.19;中国音乐学,2002,(3).